

八 最后一个国王的一句妙语

到了夏季，他转化为青蛙，当夕阳西沉黑夜将临时，在奥斯特里茨桥和耶拿桥前，他从成队的煤炭船顶上和洗衣女工的船头上，低着脑袋跳到塞纳河里，所有礼貌和警章全违犯了。不过警察是在注视着，从而出现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情况，有一次还引起了一种兄弟般的和难忘的呼声，那种呼声在一八三〇年前夕是出了名的，那是野孩和野孩间的一种战略性的警告，它的韵律象荷马的诗句，带着一种音调，几乎和巴纳德内节①的埃莱夫西斯②的朗诵调一样无法形容，并且使人想见远古的“哎弗哎”③。野孩的呼声是这样的：“哦哎，Titi，哦哎哎！瘟神来了，对头来了，小心呵，快走开，钻到阴沟里去！”

①巴纳德内节（Panathénées），古代希腊祭雅典娜神的节日。

②埃莱夫西斯（Eleusis），雅典西北一镇。

③“哎弗哎”（Evohé），古代祭祀时女祭司对酒神的欢呼。

有时这蠅虫——这是他替自己取的名称——能识字，有时能写字，随时都能乱画一气。不知通过怎样一种神秘的互教互学，他毫不犹豫地获得一切对待公共事物的才能：从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，他学火鸡叫；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，他在墙上画梨儿④。在一个夏季的傍晚，路易一菲力浦步行回家，看见一个极小的野孩，才这么高，淌着汗，蹠着脚，在讷伊铁栏门的柱子上正画着一个极大的梨。国王，带着那种来自亨利四世②的老好人神气，帮着那野孩画完了那个梨，还给了那孩子一枚路易，并且说：“梨儿也在这上面了。”③野孩爱吵闹。某些粗暴的作风合他口味。他痛恨“神甫”。一天，在大学街上，有一个那种小淘气对着六十九号大车门做鼻子脚④。“你为什么要对那扇门这样做？”一个过路人问他。那孩子回答说：“里面有个神甫。”那确是教廷使臣的住处。可是，不管野孩的伏尔泰主义是怎么回事，如果他有当唱诗童子，他也可能同意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也会斯斯文文地望弥撒。有两件事是他经常想到却又始终没有做到的：推翻政府和缝补自己的裤子。

①火鸡和梨都代表愚蠢的人。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，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是路易一菲力浦的七月王朝时期。

②亨利四世是波旁王室的第一代国王。路易一菲力浦是他的后裔。

③双关语，一方面是画梨的代价，另一方面梨儿也指金币上国王的像。

④做鼻子脚是把大拇指抵着自己的鼻尖并摆动其他四个手指，是对人表示鄙视的手势。

一个地道的野孩知道巴黎所有的警察，他遇见一个警察，总能对着他的脸叫出他的名字。他能掐着手指把他们一个个数过来。他研究他们的性格，并对他们中每一个都有专门的评语。他能象看一本摊开的书那样了解警察的内心活动。他会流利地熟练地告诉你：“某个是奸贼，某个非常凶，某个伟大，某个可耻。”（所有奸贼、凶、伟大、可耻这些字眼在他嘴里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。）“这家伙以为新桥是他的，不许‘人家’在桥栏杆外面的墩子上玩，那家伙老喜欢扯‘人家’的耳朵”等等。

youth整理校对

